

辯正論卷第八

卷八

唐沙門釋法琳撰

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

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
卷八
邪正異轍真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
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
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

神亦無大道之像按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
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淳積滯成地人之
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
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
大道若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
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
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按神仙五嶽圖
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
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
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
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
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
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
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
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
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觀習俗生

常爲日已久衆邪競叙互有不同如欲正名
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按周禮自
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
禹貢已來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
郡屬於縣漢高以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

董八

二

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
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
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
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
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

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
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
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忽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

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
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
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
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

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隨精精化爲神
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
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
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
之生也

卷八

三

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
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
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渺茫所以迎之
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

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渺漭之中甚幽冥幽冥之內生於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

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按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

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藏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言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按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

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旣因他有即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

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

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瑛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

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跡達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匹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信毀交報篇第八

儒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益眼前何爲念地藏而無徵喚觀音而不救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攜手莫從馮士幹有詰聖之文楊銜之致咎虛之論徒勞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誇談罕聞實錄非唯爲

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豈意釋門反成烏有

開士渝曰夫幽鍵艱關唯信能入玄波浩蕩唯智能度智爲超聖之基信是越凡之本本因信而行立度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爲功

智以反源爲術故曰有智者可以所聞理會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云兵食可忘信不可去今當爲爾論斯旨也夫感在精誠道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剋心剋心不至感無以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日零霜李廣注心箭

羽沒石將軍拜井踰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火滅若披肝露膽委命投骸福福相資念念不倦者便可還年轉障何但獲福受恩者歟外旣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神士幹從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如建安

感夢而疾瘳感應傳云齊建安王患瘧念觀音不息夜見觀音手爲傅藥明因遂平復也高王行刑而刀折齊僧口授其經至心誦念數盈千徧臨刑金尊代戮而項傷感應傳云張逸爲事至死預打金像朝夕析命臨刑刀

而項上有二刀痕赤如血因而得免耳其名韜元夾女也清心玄詣姿才秀遠喪二男痛甚六年不開帷幕忽見二兒還鉗鎖大械勸母自寃云罪無得脫爲福德可免具訴苦母爲祈福真獲福祐也孫君幽達都殞息而營齋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稚陽

藏過賊處趣一燒澤賊即隨來儒便入草未及馬忽然自驚走

因此得脫也

郭宣許錢桎梏自解處茂連

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散以害人被幽宣與梁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數偈此二人相慶發

意不淨夢中見鏡隨步其家應夢見一人長丈五高座已成間應座之鏡明先手巧眠覺便把始乃具足已成鬼子母責座說夢遂食時往應覺此家寂寥扶門南入見東向黑門還幽明夫妻受五高座說初死時北向黑門向黑人三尋屬

差康

阿得造塔

放還

扶門

南入

見東

向黑

門還

六耳

正

鏡

期

明

當

向

其

家

應

夢

見

一

人

長

丈

五

高

座

已

成

間

應

座

之

鏡

明

先

手

巧

眠

覺

便

把

始

乃

具

足

已

成

鬼

子

母

責

座

說

夢

遂

食

時

往

應

覺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白

日

此

家

寂

寥

落

後

西上因即歸
推之便踣屍久鬼多慧能現怪而飽餐新鬼
無知入佛家而轉磨徧略云有新鬼不得飲
善業屋西有磨鬼往推之家主大喜勑子弟
數十斛麥既不得食疲頓乃去復到一家上
碓善答曰爲人作祟怪人必大怖因致飲食爾乃
稱肥健也新鬼便入事佛之家其家精進常修
今後來助我眷益更捷穀使婢鍛之至暮得
息五十斛米如是疲弊又不得食中心忿怒不
可已能感徹冥空我輩正信其心難動用心一至
前有竹竿懸桃符斷索灌口者往彼爲怪新
鬼用語至一家門有桃符竹竿斷索入門見
狗在空中行其家惶怖競唱云生來未見此
怪卜占云客鬼索食可殺狗煮餅果於中祠
之可得無他便如師言鬼遂得食後恒飽滿
也趙泰精思唯善是求和清明錄云趙泰字文
辟始五年七月三日夜半卒心痛而死心上故
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
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端正崔嵬從西城門
開索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而死心上故
兵二人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

重善恒作呼名名號五入奉惡遣何名復在姓六官府佛以六善前將第字十男舍法相部行間南人舍有二重黑門吏者莫動當持五校錄者言生入時所須別言著皇單戒人使各行一將入府數十善有常不事人入衣梁慈三在同有絳府君主布道闡者罪坐西向科施殺疏言過大向科死生記許行屋呈五星男福祀所等功以出君人女舍最作辭德次寡泰主當

及下作侍丈負入光出爲諸慶禮甚六一門大就其地人泰衆姿金見舍福於獄之山四頃王大有舍中師問坐金牀殿三已人便更並色云珍重見懸幡皆聞人真頃名寶黑自然燒出云何菩白子目皆衣服呢聽今人薩光之室白衣服呢時欲答又坐座有壁徑願云慈曰見此見二赤謂救有度名泰座一師柱一解百此佛山上入子此門生時萬惡天府沙身併三云九道上君門可伏人名罪千中天來立長顧即開過見毀鉤有千兵當盡安竟使爲水官監答二傷上鉤人東歸夜到索勤苦啼爲泰人良善其人大地代後轉泣監答文見身著樹橫案轉泣監答來書泰父云上貴行水悔作一勑母此然五復官言吏無所事獄及人火十到都將干餘亦言弟詛下步犁總不餘亦有在罵十高地知作人不三此署十千獄諸善按犯獄奪十五文男獄今沙惡人家中入五四女事墮著科事涕財墮邊立給此岸問佛泣物大皆六馬處上都

是有使積進泰故相天裸大餘者今不問相對道形小算問率犯人使索地無發三趙法禁死爲行獄服意十文其戒何水市道飢奉年和過爲者官還門困奉佛橫何得樂爲都主相爲祖惡死不又主者問幾里泰母所使皆未言與地獄曰叩及取閻除奉唯地如天頭曉二今遣年者時佛中不地哭弟懸旛家之都過子無無道問蓋由籍錄山精異罪門吏

代餘名快作一爲者豬蟲家步爲樂鳥戶驥作羊朝爲名鬼云獸兩驥鷄身生解爲城生又向馬鷄屠久死謫地千時見呼牛鷄肉死皆獄歲不一從魚鷄償若在中得作城北鼈惡人出此罰出惡縱戶之聲姪沃人常城謫爲行廣入屬人聞者作鷄驚人不百出大屋皆呪鷄驚偷中男不又見里南屋皆呪鷄驚偷五苦一道中者有令鷄驚偷六痛城亦瓦皆地死蛇盜者十還廣不屋言戶抵身盜萬歸五受安身北債兩者皆索千罪居形向者舌作

之餘中受未城天所此人路吏央變聞縱有作中一各對有報道廣車功者皆得出其人瓦此而百侍有奉地名屋門地餘從少佛地趣作當見見法獄即空徒著百里城中而善惡五有治爲昇者又當見見考名之昇者又當見見去殺者千數已吏虛而呼福生行狀受所變步星上當城出人七城中云當作變五坊城生見上隨其身百巷更時一生行在

會也。王坦懷疑契死爲驗。續搜神記云沙門中郎將王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未審有無。便共爲要。若先無響。後在都忽見師來。坦便驚云。上人何處來答。後在都忽見師來。坦便驚云。上人何處來答。但當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耳。先與訖。忽然不見矣。五級未就臨刑刃。斷禁陽高荀

**王坦懷疑契死爲驗續搜神記云沙門
將王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北
莊殊難明亦有無便共爲晏若先無**

洪波俞文載鹽於南海值黑風默念觀音風停浪靜於是獲安出宣驗記文和得蘇傾誠奉佛信佛世舉遁法沙門乞者輒詰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莊老後因疾死見閻羅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即奉佛出宣驗張達被繫至意修齋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鎖械自脫因遂獲免終身齊戒出張氏別傳吳興盡燒經堂如故嘉元

洪波

俞文載嘗於南海值黑風默念觀音風停浪靜於是獲安出宣驗記文和傾誠奉佛信佛世舉遁法沙門乞者輒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莊老後因疾間羅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即奉佛出宣達被繫至意修齋張達有罪繫獄分當戒出張氏別傳吳興盡燒經堂如故嘉元脫因遂獲免終

文和舊不

戮得夢形全
問宋吳興太守鄉
老莊而不信佛
唯襲事宰殺
戮斬心願當甘
奏得原免出宣
愛老莊而不信佛
戮斬心願當甘
奏得原免出宣
愛老莊而不信佛
唯襲事宰殺

郭銓現身今興法集

養一隻鵝甚愛說之以爲得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日果見乃是佛經因還不疑駕信過人後更富貴也出郭銓現身今興法集益州刺史郭銓亡已二十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形於四女婿劉凝之家曰僕謫事未了努力爲作十九僧會法集齊乃可得免

俞文泛海不畏

戒何以教撫見祭向死驚走欲悟汝
心後遂改殺復不淫祠出建康別記
吳郡
市中刑囚免戮吳郡人沈英被繫處死
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鑿
獄分死乃今家人造觀世音像冀得免死臨
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音號心口
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
免出宣
吳郡
廟神奉絍即難蟬身梁撰塔寺記云劉

清坊少少米令不急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
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記建康天廟
墜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出宣
鵝死還鳴建康郡大巷有四天王廟常朝望
日殺白柱祠祀人爲胡俗後殺白
鵝三頭治畢鵝忽驚起哀鳴入神座下廟祝
夢神告曰我佛大戒弟子本不殺生行清淨

中吳興郭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唯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也出宣驗記蒲城失火精舍不然大失火不可救唯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建康天廟墜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出宣驗記建康天廟鵝死還鳴建康郡大巷有四天王廟常朝望日殺白柱祠祀人爲胡俗後殺白鵝三頭治畢夢神告曰我佛大戒弟子本不殺生行清淨

廟神奉絳即難攀身

戒何以教撫見祭向死驚走欲悟汝
心後遂改殺復不淫祠出建康別記
吳郡
市中刑囚免戮吳郡人沈英被繫處死
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鑿
獄分死乃今家人造觀世音像冀得免死臨
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音號心口
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
免出宣
吳郡
廟神奉絍即難蟬身梁撰塔寺記云劉

六二八

吾水盡神已並施告經沙
有當旦中之吾不世是門
絳度夕師報所持高其安
一山而本若統戒曰所世
干西醜是能百今吾出高
足空形吾持姓日昔也後安
石澤長同戒貢在在安
函之中大學福獻此外因息
并諸身於相天無寧家豫章之
雜減此見以數湖作至太
物後捨悲毀是神道鄭子
可恐命欣禁我周人亭湖陰
爲墮穢可故先圓好廟特
我地汙言墮身千行廟神入
立獄湖壽此損里布

遺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耳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脚癆種種祈福都無効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佛福第可試造觀音像偶以病急如言灌像像成夢觀音遙差出陳範之妻連光曜座陳玄範宣驗冥祥等記張氏皆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光五尺見高座上出宣張道之母吐燄輝盤張導母王驗冥祥等記尚書劉故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也因爾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劉式至念像歸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風夜思戀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倍復傾心出宣驗記

遺民精思勤篤珠顏耀彩於眉間

城劉
而人遺
大少氏
爲彭

儒生喪親至孝以聞家貧卜室廬小西林中業半年之中見眉間相漸見佛一眼及髮際二色又見全身謂是圖畫見一道人奉明珠因遂病差吳王園寺執僧舍利浮光於鉢上

不壯士損此運生風觀者顫慄而氣竭植碎舍利
齋不進四九也市止層年講光誕出輝采充盈皓敬伏投誠勤營
都進光誕從寺塔明鮮紅彩發有大光俠十元嘉十
先也市止層年講光誕從寺塔明鮮紅彩發有大光俠十元嘉十
而伏誅出中不上秋此運生風觀者顫慄而氣竭植碎舍利
立宣錄感斷從寺塔明鮮紅彩發有大光俠十元嘉十
像驗吳見其夕繞夜放光明鮮紅彩發有大光俠十元嘉十
一記及刹上觀者又見一物如雉尾扇隨其
軀云宣上有大紫丁零猖悖射月面
逢丁零猖悖射月面
單于至性兒勃無金

通身瘡潰周武帝以毀廢三寶後於望夷官發大惡瘡經旬不差俄然致逝矣
謝晦破塔瘠病連年晉錄云尚書謝晦未發心之前爲荊州刺史謂
寺塔不宜人間當須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辛寺門遣隊七八十人各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
夢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去所晦等夜風塵
形悉丈餘雄姿甚偉厲聲瞋曰君所行違道

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
震力士亡鬼喪膽人皆仆地迷悶恐怖不雷
能起由此賊倡心慙惶歸信者赤連兒頑被
衆丁卒後時著疾被誅而死宣驗記云佛佛虜
破冀州境內無狀爰及閑中死者過半婦女嬰稚積骸成人
山縱其害心以爲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
像衣而震死通俗咸被戮戮凶虐暴亂殘殺
中殿而坐今國內沙門向背禮像即爲拜我後當
震其屍吼露靈而死既葬之後就壞霤其棺引
出外題背爲凶虐無道等字國人慶快嫌
少時爲索頭主涉圭所吞妻子被刑魏太武帝大
拓拔毀寺徧體膿流毀三寶破壞數年間通身發瘡痏
體寺顯齊書碑塔臣衆議佛神所爲出崔浩傳
宇文廢僧

尋當自見其後隊人更便雙身著癩病經時
皆謀叛合家被誅也孫皓尿像陰疼累月宣驗王記
可以上像園地土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與媒女看治
堪爲笑劇而言曰任自夜達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治而不女治
後經時陰囊急腫疼痛壯熱頭置治

尊下佛一轉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爲勒令祈禱靈廟
即置養尊下佛兼禱一劇上無計中官有一宮人常敬信
即消滅必過佛圖未曉問佛陛下前有所說事往往甚中奏云陞
朱恭弑尼而墮廁宋有惡人朱恭起大夜痛止供收腫像供
僧養衆即隨之消滅上叩頭謝過一心求哀當夜請收腫像供
會請受五戒起大夜痛止供收腫像供

遠寺殺尼盜物一夜逃院而走不知出處董禮
露廁而死背猶負物出搜神錄董禮常以盜僧爲業得財於家
劫僧而殞牛盛命賓客忽有狂牛自外而入家業善弓馬平生
並唯供爲而死出梁後記業善弓馬以亡於坐觸禮戴角平業融像而眼盲
致業酒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銅爲業賣銅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亡
致業餓而死矣出梁後記鎮惡盜鍾而舌縮

梁人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
非謾亦爲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人以口不鑄錢銅鍾弄
既知負誓乃捨資財鑄鍾贖罪至死口以滿寄僧尼梁武帝
納條事出王祖深獻書而著白癩梁武帝郭內小寺及無籍業僧尼
後夢見善神唾之遂著白癩雖悔不差武十深不得言後

死記冤

元嵩上策而患熱風衛元嵩毀法之後
一不言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中欲謙而羊集賓
楚號叫方復說之還作羊鳴而死縣令醒而

瘡發祖令便以牛繫利柱屏除佛像布設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頃牛解徑來至
下投醒即覺體痒把搔癢疹部曲生男
因爾成癩十年方死出顏氏家誥部曲生男
自然無手朝請歎如劍入身陽郡值達爲西
捉所得盜者輒截手臂凡截十指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奉佛人手部曲守家

亂時復旱偷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郎值達爲西
豪侈非手殺牛則歎之不美年三十許病

篤大見牛來觸膚體如被刀 梁人沐髮頂上

刺叫呼而死出顏氏家誥

梁人沐髮頂上

雞聲

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

云使髮光

聞啾啾數千雞兒

劉氏賣羹兒頭似鱗

劉氏

江陵

以責鱗羹爲業後生兒頭真是鱗

自頸已下方爲人身出顏氏家誥

觀夫信毀

劉氏

之迹實由影之附形谷之傳響也耳聞之與

目驗可略而言易哉吾子幸能自勉

儒生曰察師誠旨則善惡尋然信毀交報竊見顏回德行反值天年盜跖凶狂翻招長命二王事佛而誅家三張奉道而滅族行善得禍作惡無愆交報之徵豈非詭說

開士喻曰一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可窮源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愆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

夫善惡有歸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此說所以爲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來即謂丘說必虛且談不實耶亦由江南吳不信有千人帳河北漢不信有萬石船無得以蓬艾之小心測扶搖之遠運也顏氏誠其子曰汝曹若顧存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子孫者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爲其勤苦遺以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已之神爽而不自念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爲詳之願

開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號膏腴門枕危峯簷臨碧澗忘憂長樂既蘿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錦纔舒光舍近日

布濩掃壇之竹爭列翠於中園葳蕤覆井之桐競垂陰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桂懸蘿卧石似牀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窓前松風將鶴唳俱哀春鳥共樵歌並韻實棲心之福地遯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月擔簷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

卷八

十七

一五·一五一七

者余因讓曰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

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臨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厨閱孔壁之遺經覩汲冢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寓目久之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恒抱沉疴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餌朱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難甚攀天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已何者最優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

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彌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名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結舌今粗揚榷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圖來鳥衝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採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覽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答余曰本資識敏事兼木鴈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繩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誥則乃離連紀號栗陸肇名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旣降軒頃遞興封建驟啓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貿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爇篇籍泯棄鴻漢聿修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

漆書開於汲冢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尋火祚鳩聚墳索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爲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亦且學成優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匪曰武力所以闢里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季史籍轉殷充車兼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時簡參絹素人又取爲縢幞比歸洛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表考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詠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

別于尊卑三傳詳乎天地戰國叙於權正山
經辨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
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害平
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
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彌盛或二馬兩斑玄

卷八

十九

晏抱朴蔡邕劉向孫盛王充逮阮氏七錄王
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
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于
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
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
之偏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
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
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
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
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

南賦云諸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
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庸淺
所測恐火布斯臻沉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
備有且應隨急不可徧該但絃韋莫偶闡約
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闡倜儻春秋之言彌
在研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遺蕩國語
尚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
骨爾雅離騷足爲緣情根本原其人倫詳備
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
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
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者略十八章孝
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通神明
釐導風俗縱五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
於精神語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
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

潯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歎孝經一卷耶野老答云三德之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

子夏於色難示子由以知敬先王奉法則軌

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栢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荼蓼而纏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逾切足以俯迴上聖跂及下愚者矣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鉤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爾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爲義繼於奉親禮記云畜者養也爲

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是名爲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菲食卑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義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爲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辦然否以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慈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叙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薰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子生平季周長於末俗觀孝悌之云絕慨禮

樂之已崩曾參篤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爲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鉤命決云百王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挂楊言千金更招深怪孝經德也川阜無貲孝感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

嶽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言約旨弘盡美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內將外反真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毗耶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邃幽簡義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真土應土皆沐慈風上方下方咸露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

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弘旨貫華散華之別談滔滔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萬象之趣空難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

卷八

二十三

之典喻如出必由戶濟尅待舟自僧會來吳法蘭赴漢自雒水紓靈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耨池之八味郊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莫不同悟己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即是菩提假令踈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還禁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至耄又反之略聽法音悅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八

音釋